

湖南作家作品研究·王跃文专辑

【编者按】湖南作家王跃文被誉为“官场小说第一人”，其小说站在非道德化的价值立场，以近乎写实的方式展示日常化、世俗化的官场生活，对官场潜规则进行了生动表现和深入剖析，深刻批判了官场权力对知识分子人文情怀和理想追求的侵蚀异化；创作的《国画》、《西州月》、《苍黄》等官场小说在读者中产生了极大反响，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并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官场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期推出的王跃文专辑，特邀王跃文先生撰文对其官场小说的“六个关键词”予以阐释，其他几位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创作进行探究，以期深化学界对王跃文官场小说创作的研究。

王跃文官场小说的六个关键词^①

王跃文

(湖南省作家协会 创研室,湖南 长沙 410013)

摘 要: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对微妙、尴尬且不乏荒诞的当代中国官场进行了冷峻的观照和审视,并通过官员日常生活的展示和命运际遇的演绎,对中国国民性予以深入的解剖和挖掘;作品以爱为底色,对于当代官场反复上演的人性悲剧心怀悲悯,其内涵温暖而深情。

关键词:王跃文;官场小说;冷峻;荒诞;悲悯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0)04-0005-04

Six keywords in Wang Yuewen 's Officialdom Novels

WANG Yuewen

(Creation and Research Office, Hunan Writers' Association,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Wang Yuewen's officialdom novels give a frosty survey to the subtle, embarrassed and even absurd Chinese officialdom. By describing the officials' fate and routine life, he excavates and analyses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deeply. Taking love as the starting point, Wang's works own warm and human connotation, and show great compassion to the human tragedies repeatedly staged in the contemporary officialdom.

Key words: Wang Yuewen ; officialdom novel; frostiness; absurdity; compassion

我写了近二十年小说,引人注目的是我的所谓官场小说。我这里说几个自己意识到的同我小说有关的关键词。

一、冷峻

我经常会受到一种批评:你的小说太阴暗了。

有的人甚至认为我故意丑化了生活。我无非是正视了严酷的现实,不是温情脉脉的,而是硬着心肠呈现了生活的真实。这是我目光的冷峻,绝不是故作阴暗。说个真实故事。2005 年 6 月 26 日,《潇湘晨报》发了一位外地读者的文章:《向王跃文道歉》。原来,我在《国画》里写到有个地方,每当上面有大

① 收稿日期: 2010-01-31
作者简介: 王跃文(1962-),男,湖南溆浦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

领导来视察,就把要饭的、看相算命的、瞎子、跛子、疯子,统统骗上车,然后拉到同外地交界的山区去,又骗他们下车,车子掉头返回。有一次,政府又这么运送所谓闲杂人员时翻车了,车上的人无一生还。有位读者看了这个情节,骂我太歪曲生活了,给现实抹黑。六七年之后,他在报纸上看到江西某地正是这么做的。这个地方为了整治市容,把7名乞讨人员送到邻县的荒郊野外,致使5人失踪。他觉得当年错怪我了,专门写文章到湖南的报纸上发表。我在《苍黄》里写到选举中的“差配”故事,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有人看了仍是觉得写得太过了。事情可以发生,却不可以让人说,我不认为这是正常现象。我在《苍黄》里还写了把上访者当精神病患者送进精神病医院的事,这也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北大有位教授还专门为上访精神病提供医学辩词。

我的小说中的冷峻,并不仅仅表现在正视生活的真实,不回避现实中那些阴暗、荒谬和苦难,更表现在对官场中人性缺失的挖掘,对官场文化形成原因的思考和挖掘,换言之,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国民性的解剖和挖掘,是对我们民族性格中劣根性的正视和挖掘。这一点,我愿意向鲁迅先生致敬。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责任感的作家,应该继续沿着鲁迅先生对国民性“解剖与疗救”的道路走。鲁迅先生的使命并没有完成,鲁迅先生的意义并没有过时。《国画》中的朱怀镜,虽然是善良厚道的,绝非大奸大恶,但他圆滑自私、趋利避害、投机钻营、玩弄权术、没有信仰、没有原则、也没有真正的道德感和正义感(很多官员嘴上讲信仰,其实是没有信仰的。权力是他们唯一的信仰)。他仅仅是被动做坏事,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也做点好事,有时候也被迫违心地做点坏事。但就是这样一位官员,小说中人人把他当朋友,视他为知己,他自己也以官场清流自居,虽然有时也自责和暗自忏悔,读了《国画》的官员们,很多愿意以朱怀镜自居,有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老百姓甚至以为官员能像朱怀镜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不仅是老百姓把所谓好官的标准放得很低,更是我们国民看人的道德标准本来就很低。一句“人之常情”,可以消解一切原则、道义、是非,这就是我们民族性格中很糟糕的东西。

二、荒诞

我小说中的官场有些荒诞,不是我有意为之,而是生活本身给我这种暗示。荒诞体验是人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反思和感悟。揭示荒诞是为了反抗荒诞,而不是接受荒诞、承认荒诞,或者仅仅只是玩味和调侃荒诞。我这里说说自己的小说,兼说现实生活。我的中篇小说《也算爱情》写的是文革故事,虽不是纯粹的官场小说,但同政治有关。工作队员李解放在劳动的时候放了一个响屁,喊了一句口号,就被跟他相好的女工作队长吴丹心揪出来现场批斗。场面很荒诞,很滑稽。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文革期间,我们县里财政局有个姓张的干部,下到农村劳动时,正是放了一个屁,喊了一句口号:“同志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结果,这个人坐了三年牢。因为放屁坐三年牢,这种事情只有荒唐的中国能够发生。我的短篇小说《天气不好》里,干部小刘因为一个没有打出来的喷嚏,眼看到手的提拔泡了汤。这也是有原形的,我原来有个同事,就因为喜欢抬着脑袋走路,领导说他年纪轻轻的架子大,每次讨论提拔都通过不了。影响干部提拔的竟然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见小公务员的命运是何等卑微。生活中的这类荒诞,细想会让小人物欲哭无泪。我的中篇小说《没这回事》整篇就是个荒诞故事,其实这是个寓言。史家世代代视如命脉守护的铜匣子,原来空空如也。史老太爷把这个铜匣子交给谁都不放心,先交给大儿子,再交给二儿子,最后交给女儿史仪。儿女同女婿违背家规偷偷地把铜匣子打开了,发现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史仪同她丈夫把这个铜匣子复原,仍要世代代传下去。他们甚至相信,自己不是第一次打开空匣子的人,但世代代都在守护一个谎言。这就是中国的某些历史真相。《苍黄》里写差配干部刘星明在选举的时候,突然疯了。有人说这不真实,其实也是有原型的。这个人在发疯的时候讲真话,清醒的时候讲假话;反过来讲,讲真话就是疯子,讲假话就是正常人。西方有学者说中国作家不擅长写幽默和荒诞,其实中国是个充满荒诞的国度。我有篇小杂文,叫《匪夷所思》,记录了媒体报道过的几件事,都是荒唐透顶的,写小说谁这么虚构,肯定被指为不真实。

三、微妙

微妙的意思是：深奥玄妙，难以捉摸。这正是中国官场的特点，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黑道上的人为什么喜欢戴墨镜？一是掩藏自己心里的恐惧，二是故作神秘而形成对别人的威压。很多赌场上的职业赌徒也喜欢戴墨镜，同样是这个原因。江湖骗子行骗术的时候，也是弄得神乎其神，因为他需要这样迷惑人。反过来说，大凡行事正大光明的，就不需要玩弄机心，用不着弄得深奥玄妙，难以捉摸。我在《国画》里写到的皮市长，就是一位做事故作神秘的人。这种形象我们在官场里会经常看到。他们走路踱着方步，说话哼哼哈哈，举止缓慢，面无表情。下级不适应的，你到了他面前就禁不住屏住呼吸。官场老手都深谙含蓄之道，凡事注意象征意义。他们个个是象征主义大师。有年某省的省领导喜欢玩折扇，下面市州领导看出风向的就人人一把折扇；有时候看到领导用了什么茶杯，自己也马上换上什么茶杯。这就是象征主义，表示自己紧跟领导。你注意一下会场，主要领导讲话时不停地摸鼻子，下面很多人会下意识地摸鼻子。一个领导把自己的亲信派到下面去做官，他要表示支持，一般不会说任何话。他只需到亲信做官的地方来走走，睡几个晚上，一言不发。周围都是懂得象征主义的大师，立即明白自己这位新同事来头不小。有时只需当着人谈话时点点这个亲信的名字，“某某同志，你说是不是？”其他人就明白了。我在《国画》里写了很多官场人处事的微妙细节。有个细节经常被人提起，就是朱怀镜到柳秘书长家里送礼，柳秘书长非常客气。可是朱怀镜出门之后，站在门口大声地讲客气话，柳秘书长把脸一沉，砰地关了门。朱怀镜弄得一头雾水，刚才还客客气气啊！原来，他出门之后就应轻轻地扬扬手，悄悄地走掉。这种微妙之处，我的小说里随处可见。不是我故意在小说里玩心机，而是中国官场实在是太微妙了。也因为在这种微妙的环境里待久了，中国官场的人都有些神经兮兮。领导说了一句话，下面人都要琢磨：这是什么意思？中国文字及汉语表现手法又很复杂，有字面意义，有言外之意，有双关之意，还有字缝里的意思。文革时期，《人民日报》发一篇社论，全国人民都在猜谜：这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来什么运动？

四、尴尬

尴尬的词典解释是：处境困难，左右为难。其实这个词实际上的意义，比词典的简单解释要复杂、细微得多。官场中人，尽是尴尬人。自己说是人民公仆，老百姓并不这么看，这是最大的尴尬。官场中人所谓事业，不管自己嘴上讲得如何冠冕堂皇，实际上就是做官、做大官。那么，尴尬也来了。若把做官当理想，官场尽是尴尬人。毕竟能按自己愿望做官的人太少。平时要小心处理各种关系，冷不防也会陷于尴尬境地。《苍黄》中的李济运，替县委书记刘星明解难，找自己的同学来做选举的“差配”，但老同学疯了。他一片好心，结果既害了老同学，又让县委书记不高兴。这是尴尬。李济运是县委办主任，而县长明阳同他关系很好：他想同明阳走得近些，却又担心县委书记有看法，就连自己同县长一起走路都怕县委书记看见。这是尴尬。我的小说也不尽是官场小说，生活也不只是官场才有尴尬。我们谁都会处于尴尬，荒诞的生活充满尴尬。《平常日子》中，一对普通夫妻因为儿子学习成绩好，受到市长的接见，孩子的父亲姚天明立即成了单位里的红人。单位领导以为他同市长关系好，请他找市长替单位办事。姚天明不便多做解释，硬着头皮领了任务，却又不敢去找市长，陷入尴尬局面。后来市长因为腐败问题被“双规”了，他找市长的尴尬被解除；但他又陷入新的尴尬。因为怕伤害儿子的感情只得瞒着儿子，说市长伯伯在新闻里看不见了，是他出差了。这也是尴尬。短篇小说《桂爷》里，硬梆梆地生活了一辈子的桂爷，晚景凄凉，孤苦无助。好心的村长大发想帮他弄个五保户指标，他原来是一世不服输的，这时候只得答应吃五保。没想到五保户指标是总量控制的，只能死一个补一个。乡政府答应，只要死一个，一定先补上桂爷。年老的桂爷就屡次误听同村的五保户四喜死了，由此多次受到四喜的辱骂。桂爷不但是尴尬，而且是羞愧难当。最后，桂爷悬梁自尽了。短篇小说《乡村典故》，满叔丢了一头牛，因为报案后公安介入调查，公安收取办案费，物价局收取案值评估费。结果，丢失的牛没有回来，另外还赔上一头牛的钱。人家问：满叔，听说你家丢了一头牛？满叔说：丢了两头！贼偷了一头，强盗抢了一头！满叔的遭遇就不仅仅是尴尬了。

五、悲悯

文明人或高尚的人,应该具有悲悯情怀。人的悲悯情怀,来自于对人性复杂性的认识和理解,来自于对人类必然的悲剧命运的洞察与同情。作家如果忘记了这些,就会导致对人物的简单化处理,不可能产生悲悯的艺术效果和思想深度。既不艺术,也不深刻。只有充分认识到人性的弱点和人生的悲剧,才会产生悲和悯。悲是哀伤,悯是同情。我觉得,官场就是个上演人性悲剧的地方。我开头就说过,官场是个贬义词,其中突出的特点就是虚伪、欺诈、逢迎、倾轧,贪污腐败。从这些特点上说,官场无疑是人性悲剧的策源地。由于这个原因,我小说的情感基调是悲悯的。简单地说,不管是小说中的好人坏人,正面反面人物,我对他们都是怀有悲悯。《西州月》里的关隐达,一位正派、能干的官员,他因为是地委书记陶凡的女婿而飞黄腾达,又因为岳父退休而使仕途受阻。他知道从此之后,自己只能在县委副书记的位置上,在各县之间调来调去,然后落下一双疲惫不堪的红眼睛,一个松弛的大啤酒肚。我写这样一个人物,是因为见过很多这样的官场失意者。关隐达后来因为人大代表自发动议而成民选市长,他却知道自己会遭遇不平凡的命运。这部小说里写到关隐达的岳父陶凡,一位官声很好的老干部,退下来之后内心无限悲凉,找不到自己的角色,找不到自己的故乡,找不到灵魂依托的地方。晚年,自己唯一的爱好就是书法。听说过去的老下级,如今的省委副书记张兆林会来看望他,在家里兴致勃勃地把书法作品挂得满墙。他像打了强心针,天天等着张兆林的到来。但是,张兆林只礼节性地到他院子里寒暄几句,家门都没有进。陶凡非常失落。他更大的可悲是还不敢把这种失落表现出来,他得撑住自己曾为地委书记的风

度。中篇小说《也算爱情》里的吴丹心,满脑子的所谓革命思想,一本正经地玩着荒唐的政治游戏。但是,她内心又充满女性本能的欲望,偷偷地同工作队员李解放相好。为了掩饰自己同李解放的私情,她采取的是不可理喻的变态方式,晚上同李解放颠鸾倒凤,白天就当众批评李解放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李解放忍无可忍,当众揭发了吴丹心。吴丹心是被荒唐政治环境毒害和扭曲的女性,可悲可叹,足可同情。

六、温暖

有人说我的小说阴冷,我不同意。应该说,我小说表面上有些阴冷,底色却是温暖的。我直接表现温暖的在小说中也随处可见。《国画》里面,朱怀镜同梅玉琴的爱情,朱怀镜同记者曾惺和画家李明溪的友情,都是很温暖的。但有的人无视这种普通人或小官员身上的亮色和他们温暖的人际关系,而批评这部小说太灰。或许,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们身上的光亮和热度太微弱了。《桂爷》里面,写村长大发夫妻对老支书桂爷的关心也是充满温暖的,尽管桂爷无力抗御晚年困境而自杀。《苍黄》里面写李济运同老领导田家永的关系,那种形同父子的感情也有动人之处。《西州月》里,写关隐达同陶凡之间,那种既像上下级关系,又是翁婿关系的细微感觉,都是带着体温的。他们心息相通却无需点破,相互宽慰却并不言表,握手之间就能完成内心的交流。我觉得作家的作品是否有温度,要看作家心里有没有爱。作家心里应该有爱,爱生活,爱人类,爱芸芸众生,爱天地万物。有爱作底色,小说的内涵就是温暖的。

责任编辑:黄声波